



誰在乎障礙者的性權

手護身障者情慾的天使

蕭靖融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所博士班學位學程碩士生

臺灣社會福利政策與相關公共建設不足，我們鮮少見到身障朋友推著輪椅或穿戴輔具出現在公共場合，一般好手好腳的「直立人」，鮮少機會接觸身障族群，很難想像身障人士的生活，更無法想像他／她們的「性生活」。畢竟，身體的殘缺已經很難有尊嚴地過著每一天，若還奢望能有情慾的體驗，則如同緣木求魚般困難。一方面身障者不知從何探索自身的情慾；另一方面又怕提出慾望的需求會讓照顧者產生困擾。如果是輕度的身障者，還能摸索出取悅自己的方式，但對重度的身障者來說，如果沒有他人的協助，很可能一輩子都無法體驗身體的愉悅。相較於臺灣，對身障者友善的福利國家，例如美國、荷蘭與丹麥，重視身障者的性權，有相對完善的協助機制，能讓身障者透

過性的諮商與服務，獲得情慾體驗，進一步了解自己的身體與情慾的需求。

不忍睹的邊緣人生

對臺灣的身障者來說，面對日常的生活障礙已是一大挑戰，家中有身障人士的親人，或是有認識身障人士的朋友均表示，臺灣公共場合處處是障礙，就算上得了公車，也無法順利的抵達目的地，臺灣的人行道通常停滿汽機車或是堆放雜物，無法讓人行走，更不用說給使用輪椅的身障人士通過，要通過還得面臨高高低低的落差。公園現在雖然撤除圍牆與路障，但是為防止機車進入，卻加設閘口，使輪椅族望之卻步，深怕卡在裡面動彈不得，至於廁所，除公家單位依規定加裝，一般路邊攤或是餐廳，根本沒有讓身障人士安心如廁的



地方。稍微描述身障者在社會環境中所遭遇的困難與障礙，就不難想像要「現身」於社會中是多麼困難，但起碼這些公眾的事，還能夠被政府看見而有所改善，那麼情慾呢？這被歸為自個兒「私領域」的事，理所當然必須自行解決，更不用說非主流的情慾，一向都不是社會所關注的焦點。在身障者成長的歷程中，情慾發展空間有限，他／她們有些能夠自己進行探索，有些則因為身體機能的限制而無法自慰或是打手槍，更多的時候他／她們位於「開放」的空間中，在照顧者面前沒有任何隱私而言，就算擁有自己的房間，礙於重度殘障的身體，無法自理日常生活，所以照顧者的自由進出，理所當然地將身障者個人的私密空間接軌為公開的工作場所。

這樣的狀態下，不要說情慾無法啟齒，要和誰討論都是個問題，因為照顧者通常是家人，不然就是看護或外籍移工，如何在他人面前提出疑問、需求或是協助？這讓身障朋友們往往是想都不敢想。多數人看不見身障人士，更不可能看到他／她們的情慾需求，因為這比一般人的性更隱晦，更無法談，但不去談的事情，不代表不存在。身障人士在不同的生命階段，都會面臨性行為與性

生活的障礙。童年時期，他／她們需要協調自身在公共空間與私人領域之間的界線，若在這個時期協助建立人際交友網絡，能有助社會化。到了青春期的身障者經歷身體的變化，開始對性產生好奇，在這時期父母若能引導其發展自我價值的重要，那麼就能夠增強自尊心，以及面對未來的性生活。

有誰在意你／妳的性福

當生活無法自理，試圖談論情慾似乎成為妄想。「性福療程」是部在美國 2012 年上映的獨立製片，由真人真事改編而成，導演 Ben Lewin 本身是小兒麻痺患者，電影中對身障者的處境有深刻且細緻的描繪，尤其是身障者在面對自身情慾時的無可奈何。一般人可能很難想像，身體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思行動，就連生理需求都要在別人的協助下完成，這樣的生活方式對身障者來說，是一輩子的宿命。主角馬克是一位小兒麻痺患者，脖子以下的肌肉無法使力，日常生活都需要他人協助，在如此艱困的狀態下，他仍然從柏克萊大學畢業，成為一位記者與詩人。在一次偶然的「性與身障」的採訪報導後，他開始接觸到性治療師與性輔導員的領域，最後



在性輔導員的協助之下，終於在 38 歲體驗到性愛的愉悅。這部電影的上映，為不少身障者帶來生活的願景，希望能和馬克一樣，有機會在人生中體驗到情慾的滋味。這部電影讓我們注意身障者除了要和自己的障礙相處之外，情慾的追求雖然困難，卻有可能達成，所以與其自怨自艾，不如主動追求「性福」。

回到臺灣社會的脈絡中，我們消極的面對障礙者的性權，甚至有些智能障礙者的家長為了避免麻煩，而選擇讓孩子進行結紮或是摘除生殖器官，認為此方式能一勞永逸的解決性衝動或性需求所產生的問題與後遺症。雖此做法也許減輕照顧者壓力，但卻也違反人性。對於身障者來說，身體障礙而無法自行探索情慾，而需要她／他人的協助時，國家的社會福利政策又無法提供任何的服務與治療，那麼她／他們寧可成為無性之人，因為與其增加家庭照顧者的負擔，不如就放棄自己「性福」的可能性，這種想法和國家政策長期漠視身障族群有關。缺乏整體社會福利的規劃，讓照顧責任成為每個家庭的負擔，導致身障者為同理家人照顧的辛苦而配合「門不上鎖」、「足不出戶」的身體政治，把活動範圍與個人隱私的需求降到

最小，而將照顧者的方便性放到最大。

「手天使」的出現與守護

在長久以來政府漠視的情況下，臺灣出現了對此現況關心的性義工團體，名為「手天使」，創辦人之一的黃智堅（Vincent）今年 55 歲，是身障人士，同時也是同志。他在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表示，其實一開始是無法接受自己既是同志也是殘障的身分，直到 29 歲才開始認真的面對自己，然後從同志運動中找到能量，並將這股社會運動的能量投注在身障領域，貢獻自己。黃智堅從自身的經驗出發，挖掘出情慾不被重視的苦痛：

父母長輩都會說，啊，這個不好，不可以講，不可以去想。可是這樣它仍是存在的，手天使就是為了這樣的需求存在。社會對性充滿了害怕，但又一直在進行著。可是也不去進行性教育，害了大家。手天使的成立，就是包括了我自己，在成長過程中，很多人以為我們沒有這個需求，這是大錯特錯的想法（引自陳意軒，2015）（註 1）。

雖然早在 2013 年就成立組織，希望能夠讓身障朋友的性權受到重視，但



在 2015 年吸引到媒體的目光卻是以這組織名稱以及服務內容來大做文章。

一開始發起人的出發點，只是讓社會大眾能多了解這區塊，殊不知媒體是雙面刃，引起關注目光後，隨之而來卻是父權的惡意：「善良正妹想幫殘障人士打手槍」媒體下完標題後，網友紛紛在新聞底下丟出疑問：「我是智障，我可以申請手天使嗎？」、「我本身也有殘障，我尿尿靠左邊。」、「有沒有口天使？」

（註 2）對於這些陳述，報橘——網路媒體，主編鄒家彥寫了篇文章，標題是：「手天使讓我們看見正常人的無知與傲慢」（註 3），這句話寫進不少閱聽人的心坎裡，我們很可能就是一般無知又傲慢的正常人，不在邊緣，所以看不見壓迫，但其實壓迫一直存在。

手天使對身障人士的情慾需求非常在乎，時常積極的討論如何進行性義工的服務。當有人質疑性義工不就是幫忙打打手槍而已，有何困難之處？在面對這種常見的膚淺提問，黃智堅認為，打手槍只需要十分鐘，手天使做的準備，遠超過這十分鐘。當現代社會講求迅速與效率，常常忽略的是人內心的感受，如果手天使只是像一般風俗店提供單純的性服務，那麼就沒有存在之必要。手

天使每次出任務都是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般，戰戰兢兢的做好各項準備：

服務過程花非常多的時間。一開始我要跟他聊天，了解他個人對社會的理解，一般殘障者對社會的接觸不是那麼多，也同時了解他的個性，身體的狀況，他移動的情況是怎樣，這會影響我們日後服務時，抱他上床是怎麼抱……第二次面談，我也是一定要出現，讓受助者安心和信任。另一位，是特殊教育老師，我們兩人一起跟受助者面談……我們要解釋一次我們的遊戲規則是甚麼。服務的地方視乎是家裡、或是旅館，我們就上那個地方，視察環境（引自陳意軒，2015）（註 4）。

手天使的義工有兩種，一種是行政義工，一種是性義工，不論是哪種類型的義工，都必須經過一次又一次的討論會議，了解申請服務者的身體情況以及心理需求，還有他／她們對於性的期待與要求。手天使目前服務對象為肢體重度障礙以及視障，除了瞭解前述的身心靈狀況之外，也必須考量到受服務者（以下簡稱「受服者」）的家庭情況以及「移動能力」。縱使在媒體報導後，

國際焦點與臺灣反思 看見障礙者的性權與性平教育



線上申請人數暴增，整個團隊從 2014 年到 2018 年 8 月為止共服務 20 人次。手天使的性義工們在乎的是服務品質，以及能否讓受服者在接受服務之後，長出了一些些與社會接觸的勇氣與能量。所以，手天使的服務次數以三次為限，一方面是人力有限；另一方面則是希望受服者可跨出第一步，試著探索性，找到自己情慾的出口，而非僅僅依賴手天使的協助。在以下三則受服者分享的心得中可以發現，除了慾望的釋放之外，人際情感交流也是身障者心所嚮往的。

美麗的志工還一直鼓勵我要再走入人群相處，這是曾經歷經過一段不堪回首感情後，歷經數年封閉的自我後，才有再有與異性朋友的親密接觸。(阿勇)(註 5)

我有跟她說：就算你不是幫我自慰，我們就在房間裡互相擁抱，那我就很高興了！因為我要的不是自慰，而是另一個人的陪伴吧！（小龍）(註 6)

我握著他的手，除了生理上前所未有的舒服感受，心裡的溫馨真讓我想哭，我深處的需求被重視、被尊重，我們不是性交易，是一種人生的輔導。(縣縣)(註 7)

從受服者的分享中得知，感受與他人做愛的經驗，是身障者最想要獲得的情慾體驗，因為在他／她們成長過程中，很少有機會和其他人自由自在的互動，並且擔心對方無法接受自己殘缺的身體，也害怕自己無法滿足對方的性需求。一般來說，親密關係的建立，需要長時間的互動才有可能發生，但對身障者來說，能找到一個願意長時間互動的對象，比登天還難。所以手天使的服務提供了重度身障者能放心探索情慾的環境與人力支持，並給予受服者不同於以往的親密體驗。

許一個有幸／性的明天

身障者的情慾需求，其被主流論述排斥在外，身體殘缺在社會上被視為「失能」之人，我們不太願意去想像他／她們和「性」產生任何的關聯，直到有些有名的身障人士，從瑞典的蓮娜（Lena Maria Klingvall）、日本的乙武洋匡、澳洲的力克胡哲（Nick Vujicic）等生了小孩，才會引發大家關注好奇她／他們的性生活。2016 年乙武洋匡被報導外遇的新聞，更引起大家對於身障人士的情慾需求的好奇。可悲的是，一般社會大眾，必須靠著媒體的獵奇新



聞，才能聚焦在平時不會關注的身障人士的性權，但這些關注大多以嘲諷口氣登場，左打女性耳光，右打男性巴掌，例如某網路名人在臉書發言：「沒有腿也能劈腿，沒有手也能把妹，重新思考男人到底需要什麼？才能讓女人愛上，這我真的不懂」這種發言除膨脹陽剛父權的監控、暗諷女人的道德操守不足、貶低正常男性的交友能力薄弱外，還順手將身障人士汙名化。網路媒體女人迷主編 Audrey Ko (2016) 在文章「乙武洋匡外遇，何必成為眾人眼中的勵志故事」描繪的很精準：

為何手天使能獲得正面重視，但我們依然用獵奇眼光看乙武洋匡的「性」？而當乙武洋匡的外遇自白等同勵志故事，我們是否也假設了「身障者的身體不可能有人慾望」……我們假定了身障者與他不健全的身體，不可能有人會慾望他的「殘缺」，不可能有人願意與他發生關係。因此乙武洋匡成為人們「意料之外」的勵志故事。甚至連他發生性行為的方式，人們也無法想像。
(2016/3/28) (註 8)

我們對身障者的情慾感到不可思議

與陌生，那是因為我們總站在主流的位置，「手天使」讓我們看到邊陲、為自己發聲的身障人士。甚至為了引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勇敢現身於鎂光燈前，縱然這些注意夾雜著善意與惡意，手天使仍奮力地拋出「性義工服務」之議題，迫使我们直視身障人士的情慾需求。

主流社會所建立的人權庇護範圍，往往沒有涵蓋少數族群。當我們談到「性」，主流社會只做不說，「性」知識通常是不能說的秘密，但大家都似乎知道去哪裡挖掘這些「秘密」知識，不要天真以為孩子們長大就會自然而然地知道。殊不知哪裡有什麼「自然而然」，父權與色情的結合，加上資本主義的包裝與傾銷，媒體所傳遞的「性知識」成為大家心領神會的存在，並且很少去質疑它。即便是這種「性知識」，對從小就因身體殘疾而受限制的「非直立」人，他／她們也被排斥在外。社會大眾認為我們不會跟小孩或老人談「性」，因為小孩尚未發育，而老人則已無性行為能力。身障者因為身體殘疾，一方面被當成無性行為能力者；另一方面則被當成小孩一樣天真，對性無知或是沒有性慾 (Kulick & Rydström, 2015)，身障人士被視為連生活都無法自理，談

國際焦點與臺灣反思 看見障礙者的性權與性平教育



「性」簡直是天方夜譚。身障團體的福利推動，往往由下而上自發式地產生，但國家沒有回應這些少數族群的迫切壓力，以致仍被公共論述排斥在外。

在媒體炒作下，雖社會大眾對身障者性權的關注提升，但缺乏持續地關心與實際的協助，身障相關的政策規劃或是福利資源仍付之闕如。手天使團隊拋

磚引玉為身障者的情慾開了扇窗，讓我們知道身障者一樣有情慾的需求。身障者需要國家與更多非營利組織積極的介入，協助他／她們擁有性生活之外，更重要的是幫助他／她建立人我間的親密關係，找到生存的動力與自我的價值，開啟人生另一道門。♥

註 1：資料來源摘自手天使官網文章「黃智堅——兩個身分，一個祝福」，並收錄於《有愛無陷》一書中。

註 2：壹週刊網路文章 <https://www.nextmag.com.tw/realtimenews/news/13054290>

註 3：報橘網路文章 <https://buzzorange.com/2015/01/14/handjobtw/>

註 4：同註 1

註 5：手天使官網阿勇分享文，「封閉的自我後的春天」<http://www.handangel.org/?p=1795>

註 6：手天使官網小龍分享文，「春夢」<http://www.handangel.org/?p=1472>

註 7：手天使官網縣縣分享文，「性，成年禮」<http://www.handangel.org/?p=1276>

註 8：資料來源來自女人迷網站 <https://womany.net/read/article/10255>

參考文獻

- Kulick, D., & Rydstrom, J. (2015). *Loneliness and its opposite: Sex, disability, and the ethics of engagement* (p. 376).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知識小站

- 根據內政部衛生福利部的資料顯示，依據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自 2012 年 7 月 11 日起將推行身心障礙鑑定及需求評估新制，新制推動後，身心障礙的分類將由原本的 16 類改為依據 WHO 所頒布的「國際健康功能與身心障礙分類系統（簡稱 ICF）」之 8 大分類。主要以醫事、社工、特殊教育與職業輔導評量等專業人員組成專業團隊進行鑑定及評估，對於合於規定者核發「身心障礙證明」，而我們所熟知的身心障礙學生分類則是和 ICF 對照後的 13 種類別，分別是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語言障礙、腦性麻痺、肢體障礙、身體病弱、情緒行為障礙、學習障礙、多重障礙、自閉症、發展遲緩、其他等等。而本文中手天使所服務的身障類別主要為：重度肢障、腦性麻痺以及視障。